

思

益

堂

集

思益堂古文卷一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悔全堂詩集序

予少居城北之傲廬曰聽橋園者實蔬圃也圃後有池廣數畝樓三楹據其上蔽池十之四左右藏書籍中拓丈餘爲予與弟筱樓讀書所樓窗面嶽麓朝霞夕月吐納萬狀讀書之暇輒肆吟眺得詩互相質亦時持竿釣於池客來則振蔬烹魚以爲供談藝外不許及時事違者罰盡醉乃去時道光中葉海波甫靖中外清晏湖湘稱詩者數十家以湘臯鄧先生爲職志若吳樛臺凌荻洲瞿石芸李棣生郭筠仙意城帚弟及予與弟兩人皆修布衣兄弟之好過從頻數贈答靡間年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一足當吾意至意所不得逞則各寄之於詩已予官京師弟橐筆游鄂陶

覺薊先生官漢黃德道禮致之幕中幕客多勝流觴詠無
虛日荻洲亦游鄂撫幕王子壽自京請養歸二子者與弟
雅故益以詩相切劘而子壽陶染之力尤多弟倜儻負奇
性不諧俗文亦如之故食餼於庠有年而科名僂得復失
遂屏去壹意於詩詩筆清絕物表理雋神遠築基於漢魏
而摩壘於韓杜旣身丁寇亂骨悲心悚凡駭屑不平之概
悉於詩乎達之古心鬱盤壯響激越發言流詠義兼雅怨
蓋詩境愈變而愈上而時事益變而不可問矣迨寇亂削
平諸君子先後物故子壽亦於前歲歸道山今獨筠仙意
城及子與弟存耳予卅載京塵勢艱退遂筱樓植以麤官
需次鄂中白首弟兄求一日踪跡之合併而不可得回憶
樓中讀書時邈若曠代當時時事可不聞今卽所不願聞
者千百於昔而義固不得不聞而才退志劣冀如吾弟之

騷屑不平達之以詩者抑又不能四顧茫茫幾不知涕泗
之何從也光緒二年丙子正月

思益堂試帖自序

幼從塾歸見鄰有善堞者竊效之取水和膏泥搏掄爲人
狀視之不甚似則損果餌錢市粉墨朱藍以筆染面脣眉
目衣履各從其色再視之似矣居然人也稍長好五七字
句頗不甚喜試帖以應春秋試勉爲之不能工及入翰林
益不得不強就繩尺然不工如昔時故屬稿後不自收拾
或拉雜摧燒之或爲人竊取去及門王編修益吾工試帖
獨於子詩有嗜痂之癖因取所舊錄及從子莢生兩兒子
潤詩淪蕃所記錄合鈔成一帙得一百數十首句櫛字比
評騰點勘以還質於子子笑曰子詩未必工得君一一爲
傳其精神面目不啻其似且工矣此亦子幼習爲堞之故

智也因卽以所說題於簡端

孔廟禮器圖說序

代

升降灌獻容節綴兆之文之於禮也殺如也牲幣俎豆羽
籥鐘鐃之器之於禮也賸如也顧自今世以上溯乎數千
百載以前所爲軌度律同之辨與夫物象沿革之時異世
殊皆無難目會而指縷則圖說之功於禮也大矣先聖祀
典肇自前漢歷代遞崇至我朝而禮始大備載諸會典
行諸郡國頒諸學官獨所爲圖說者自曲阜祖庭外各直
省不盡有之故行禮時亦輒有合有不合潢池盜弄以來
武昌三燬於賊子奉揚天討滅凶夷難江漢肅清瘡痍
甫復他務未舉首修復聖廟飭學官以時與諸生肄禮其
中旣復命爛於禮者仿會典制造禮樂諸器習而行之踰
年禮成迺繪圖列說成書以進夫事有耳目所不習而爲

日用飲食之不可離有政教所不存而爲化民成俗之不可緩者方春秋展祭時承祀者肅將於上執事者駿奔於下翔翔翼翼齋莊愼齊凡觀禮其問者雖勇夫悍卒詭服異教罔不悚然震動愀然其不安於心夫禮猶一時一事耳勒爲成書可以千百人可以千百世更其至者因書以求禮之原卽因禮以上溯乎聖人之道必有屏情易慮闢邪崇正孝敬忠愛之心出家而達之邦國油油然感動於不自知者則此書又豈禮之一端哉禮有之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爲之說以時其教爲之圖以節其事卽寒暑風雨之和於天地者道不外是矣至於恪守而脩明之是在後之承其事而有志於禮者是役也始於某年月日成書於某年月日若某若某皆有功於是役者例得附書

皇朝中外輿地全圖序

古今來地理之書惟圖爲最要周官數言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漢班固氏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此於圖爲最古至晉裴秀氏繪圖則以周秦地圖秘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審圖又於地理爲最難若我朝幅員之廣數倍前代而欲海內外數千萬里於一圖約之則尤難之難願吾則謂成書之難又不啻此數端而已夫通典詳四至郡縣志八到陳編曩例枚數瞭如然陵谷時變形勢屢遷建設世殊名稱各別若非廣接近錄薈集叢編將遵古則戾今舉中則遺外其爲採輯也難黃圖鈞奇於假詭桑經漏志於東南業鮮顛門丹素互詆或諺存籍佚記里難詳名一道殊志邑多舛若非學優畫地才裕說山將指北以歧南執經而

惑緯其爲篡述也難況夫櫬槍未落戎車方震湘東之文
武興慨咸陽之圖籍誰收畫斧既定不踰兩戒聚米無術
莫別九州若非高掌遠蹠之識洞幽燭微之幾必將以南
都爲無用之畫圖春秋實斷爛之朝報悛財惜日置諸迂
緩其難成也又不僅在於圖矣益陽胡文忠志刊此圖因
循未逮今中丞嚴公毅然踵而行之博采志乘禮徵名循
策日蔽功讎校精善蔚然成一代大觀夫天下勤苦難成
之業非有精心果力以勝之其事必不舉卽舉矣而沿襲
愆謬望漏萬一猶不舉也中丞之生平志堅定而赴義明
決凡苟有益於天下國家者雖百艱且鉅於此猶不惜犯
危難破疑阻躡沒孟晉以圖之而不使有前卻愆瞽之失
故常績於成而所在稱治然則非事之難畏事之難誠以
志帥氣厲吾不畏難之一心以策事卽難事易集中丞之

於此圖猶小小者也然今之談地理之學者無踰於此矣
世有辨阨塞策攻守爲枕戈籌筆其人者乎吾願以此先
之

送左侯相入 覲序

代

粵若 聖清光緒之六年歲次庚辰孟冬月我湘陰恪靖

侯相國總制陝甘歷十有五年矣歲穰邊謐政成民樂公

時視師伊吾 天子以公臨邊夙眷之甚 特召入覲慰

篤念公問命不宿振旆入關關內外聞之自頌白耆庶下

逮萌隸媪稚胥皇然如失所覆巷議戶祝籌所以留公而

不可得則奔趨悞億頂香膝躍呼感恩數十百里無絕聲

至戲下官弁徒卒相與躡韉鼻絡馬首汗背噤齒不能發

一語又恥作兒女子態撓公慮讀鴻飛遵清之詠千載下

猶令人有餘慕也且公之尤係人思者非僅如詩所觀袞

衣繡裳已也公自底定南北後督師西征時秦隴無完土
凡鋤亂靜囂蘇枯噓生他人百計圖之不獲者公次第舉
行不大聲色使一方復覩天日自古闕隴行軍最艱饒饋
公以措運遞般之法變通之師行衽席竟事飽騰無罷民
斃畜之苦猶且躬出玉門弭節伊吾整師旅申約束威聲
所屆北極於丁零西極於烏孫精河以東天山以南靡不
攝武慕義嚮化懷德蓋匪獨關以內人人然也關學自宋
以來稱盛卽詞章饌箸猶秉漢儒師法兵燹二十載流亡
蕩徙無存公迺修學校集耆髦進其子弟而親誨之才者
培以成頑者厲以率雖旁午無輟教甘肅與陝西其一學
臣而兩省道險遠使者艱於周歷士子窘於資斧公哀之
爲泚請 上諒公忠篤朝奏夕可特分遣一學臣每科簡
兩主試如故事今秦隴士莘莘勵學才俊輩出踰於昔盛

時公一日集僚屬而喻之曰士得所教而樸儻貧陋實甚諸君謂宜何居眾唯唯公又曰漢詔云道民之路在於務本農桑天下之大本也吾欲爲之謀本業其可乎於是某越坐而對曰公之澤溥且長矣顧此地荒寒瘠薄農惟黍稷宜蠶畏凍桑多不植聞其長老言如此公笑曰君不記少讀毛詩乎執筐采桑元黃載績幽風詠之他國無是也漢志亦云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謂典籍不足信則我輩不必讀書矣自來民安樸陋有司畏事或不暇及此我輩宜急圖之毋爲俗吏笑於是濬舊渠溉畝分種秔稻歲大稔穀麥升數錢民不知有饑饉已復遣人之浙購桑枝萬覓蠶種招良匠相地種桑不踰年拱把成幹葉大膏厚倍肥蠶絲大熟纒組成匹色潔而腴埒南織蜀粵產弗及也公又念隴多羊毛羈棄地

可惜迺複製機器擇巧工織成呢哈喇精緻踰海外或笑問此於書何云公笑曰織皮之貢載在禹貢雍州而忘之乎秦隴旣以稽事屢豐又絲毳百貨利甲東南荒遐廣迥之境一變而繁富豐樂耕者謳於野賈者醉於市公顧而怡之迺以 朝命襄大政起駕無少俟吾儕小人一旦違怙恃之愛遠形聲之接有不繞膝而兒嘯者豈情也哉明知公惠秦隴一隅耳入輔 聖君秉鈞軸流澤被天下何闕於秦隴惟思雨露雖無私潤日月雖無私照而草木之受濡最先與幽閭之承光獨顯者儼若恩之特私而感之尤摯明年公七十壽辰羣情方涌溢抃舞擬效躋堂之祝今且望塵不及矣翹企天末跡睽心戀其在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蓋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夫惟民之不忘卽以卜天之錫我公者愈無疆

也某侍側久荷成就尤深謹奉一觴爲諸祝公者先
兩江總督陸公小傳

嗟夫小人好爲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獨古然哉落窳窳
擠之又下石焉其險訐詖害戾古賊斃尤足爲世道歎者
也江南未陷賊以前總督陸公旣被劾嚴旨譴責籍產
奪其子鍾漢郎中旨甫下城陷公死之實咸豐三年某
月日也時或謂公故未死且降賊爲大官並撰僞國公爵
以實之朝之達官貴人惑其爲信事幾上聞旣壽陽相國
之僕脫自賊中走京邸述目擊公死事狀甚悉蓋相國弟
宿藻官江寧藩司先事卒官相國僕實從相國迺以所聞
入告上悼念復公官賜卹蔭予謚還產及其子官御
史某復據公兵敗罪謂死不足贖乞免卹蔭及謚仍前科
罪旨俞允獨還所籍產如故昔明盧忠肅死疆事或誣

其未死而降後得其屍事乃白公膏刃賊庭瘞血數載無
論裏革歸元不得如忠肅卽殘軀朽骼亦棄寘無與收拾
尙幸 天子神聖一雪其死不然身喪名辱覆宗殄嗣公
死後之恫鬱其曷由而伸吐也歟公諱建瀛號立夫湖北
沔陽州人官翰林有聲直 南書房出爲直隸天津道時
英吉利敏關請市天津近畿輔地民俗狼狽而靡鬻勢無
開市理而英夷又黠悍不易馴折公部署兵伍輯內攘外
理論威懾夷卒以款服去 宣廟奇其才擢直隸臬司遷
藩司江蘇巡撫 今上卽位授公兩江總督河決豐北水
浸入省治中公獨據一樓理文案籌宣塞一月鬚鬢爲白
江淮鹽法自陶文毅公後法存人廢二十年來官利其私
商乘其敝課虧至數百萬無從取償公設法整飭通販裕
民節冗裁費自淮南至漢口壹用其法稍稍有起色而粵

寇已陷漢口迫九江 上命公爲欽差大臣總下游軍務
公聞警卽提兵次九江前部總兵恩長遇賊急戰失利恩
長投水死公遂率敗兵回金陵將軍藩司謁公訪兵事公
不見合詞劾公藩司猝病死初公敗歸卽日夜繞行室中
無所得策至是益惶窘賊攻城急奸民應之城陷賊入署
劫公公抗賊遇害將軍某力戰死駐防官兵男婦與賊戰
死無一降者或曰公舟次九江時忽傳向提軍榮來訪公
接見與語軍事多枝梧但盛張賊勢左右有識向者辨其
非急告公客已去公大駭失色急歸遂得心疾驚惑不常
以至於敗子與公子鍾漢同舉甲辰鄉試是冬以年家子
謁公於保陽公見時誦余定州試院題壁詩敦勉篤至乙
巳冬予以庶常乞假南旋道保陽復謁公私謂公意量宏
達愛才殷殷有古大臣風就其用兵一蹶而繕守策援或

冀復振風顛波險圖濟同舟而迺不見賓僚致貽身後之口實何也豈心疾之說或不誣耶若其決死不辱吾則早爲公信者也

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源充傳

陳君源充字岱雲湖南茶陵州人幼孤從母夫人受書長益惇學有文名年十九補弟子員道光丁酉以拔貢生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八年乙巳冬

召對稱旨特簡江西吉安府知府先是君妻易恭

人事姑孝從君官京師恭儉勤慎能使君勉於職而忘其貧君遭疾幾殆恭人籲天願以身代刲臂月和藥飲君君疾以愈恭人終不自言逾年恭人病卒君視殮見臂創叩小婢始知之同鄉公舉孝婦請旌於朝君召對時適奏入宣廟同及之故用是擢君至吉安三月調任廣

信府有循聲丁母憂歸服闋 授安徽 州府知府汪忠

烈撫安徽檄君至廬州助城守君旁午况瘁時時以兵單
援絕爲戚一日偕其妻弟知縣易光蕙謁孔子廟徘徊庭
樹下指謂光蕙曰異日吾且死於此以無負先師殺身成
仁之訓言已各泣然咸豐三年冬月某日城陷君遂死五
年官兵復廬州光蕙入城求其屍不獲或告之曰城破之
日有四品冠服倉皇道中逢人輒問往文廟宜何從有示
之處者遂走不見光蕙思君前語符急往廟中蹤跡則君
當日果縊死樹下諸生某就其地具棺瘞之光蕙啟視之
悉合遣人護其柩南歸

江西吉安府知府王君本梧傳

王君本梧字琴仙山東人初官翰林平日恂恂溫雅與人
語如恐傷及爲御史峻風骨人不敢干以私咸豐三年

授江西吉安府知府初至值廣西竊起召紳耆與約緩徵
息訟練丁壯繕城守甫集事而寇至攻城急君與戰迭有
斬獲賊小卻久之援不至城遂陷賊欲屈君君怒罵之遂
被害事聞 賜卹蔭有加君前官京師時與予同飲何太
守維墀宅坐中客呂侍郎賢基孫侍郎銘恩三人先後死
賊難君死尤烈何以全家殉其重可哀也已

候補知府謝君繼超傳

謝君繼超四川人嘗慕班超之爲人故名繼超字定侯也
辯有口好奇計善搏自誇兩臂力三百斤實百斤耳初遊
京師主予家或有召客者君與會客醉與或迂語侵其私
或怒閉門且擊客君顧旁食案掌劈之中斷或色然駭問
故君曰客誠有罪願同爲客君家不能令客獨辱也有不
釋者視此案或謝君客得解去君旋去予主刑部桂君家

桂故伊相國公子君昔從相國禦英夷江南在軍久習兵
事益好談兵居京師數年不得志迺出游直隸趙蘄深冀
各州邯鄲井陘盧龍靛古用兵地出居庸還走山海關望
海觀山川阨塞客甚困仍還京值廣西寇起欲南從軍予
資之裝並貽書廣西勞撫軍薦其材於其行也誠之曰子
好以智勇困人終將以此敗慎之旣去久不相聞咸豐二
年閏邸報則君以縣丞擢知縣時賊圍桂林君夜率壯士
三百人縋城出焚郭外室廬幾盡斫賊營殺賊數百人而
還故有是擢第不知初何功得起家縣丞也已聞積功至
知府 賞花翎大帥賽相國命率潮勇數百援湖南潮勇
素驕悍必廣東人率之否則多不奉約束勇鬪怯賊淫掠
視賊倍君恐憤事固辭竟以是破劾奪官遣戍 欽差大
臣向公榮惜君才奏起謫籍從勦賊上海上海亂始民變

與廣西賊異君欲計降之獨身入城諭賊賊留之君不屈
罵賊賊眾脅君罵愈烈賊斃之事聞復君知府 賜卹蔭
如例

史臣曰昔王安石有言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
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如君者豈但若此哉向
使君詘其智勇慙伏屬下未必不死卽死視今日何如然
世之全軀保妻子者臨事避蕙高位厚祿以終其生乃更
竊竊然能笑君也

山西平陽府通判顏君瑩組傳

顏君諱瑩組號玉農廣東連平州人入貲爲通判銓授山
西平陽府連平顏氏於廣東爲右族中外服大官者數世
俱有稱於時君生長華廬習侈靡性佻宕不羈矜俠尙智
頗能緩急人謁選京師時奇困迺日召博徒與之博凡名

善博者皆至君一一以術下之善博者俱敗迺以所得金召故人貧窶者悉周之一日而盡君旣之平陽通判任通判閒職於民事無所關平陽舊有市場通判例推其稅事每推期君必親往不假手胥吏不於額外毛髮取民大安之咸豐三年粵西寇由河南歸德竄山西迫平陽君助何太守維墀繕城守寇亟募客某勸之曰君閒職無與城存亡盍乞太守檄出城募兵勇有事可自脫卽事平不註吏議君怫然曰君休矣僕不學不知殉死宜何云顧吾聞通判一稱通守宜有守土責今詭自脫以諛君父卽異日何以爲人矣客慙謝寇攻城破君衣冠自縊死未就死前遣一僕懷印走省城一老僕挾其幼子與妾某氏歸廣東某氏辭曰主死職妾義當殉主事主有年忍獨歸求活乎請先死主前以明妾志遂密紉其內外衣服先縊而死

史臣曰吾聞顏氏之先有某太夫人者在其子平度州任內發倉穀活饑民數千戶君生其家資稟篤而感習切酬客數言抑何伉爽明快也君始於其家未爲才子卒所成舉犖如是其妾出微亦能捐生蹈節以爲其主先嗟夫今士大夫之學而仕者比比矣視顏君何如視顏君之妾更何如哉

彭君三元傳

鄉會試同舉者爲同榜生號同年交視他友密獨文武階異不甚相往來彭君三元者予同縣人同舉甲辰文武鄉試故得一再過從相識也丁未舉武進士湖南武進士額最少得之極艱君落落不鳴得意覆試不中格罰停殿試一科君恬然亦無失意狀子遂心識其爲人逾年用爲營守備南歸久不得君問咸豐四年武昌再陷君死之則

已積功至副將矣悲夫

李君鵬飛傳

李鵬飛字翼臣廣西臨桂人以武進士起家守備入京爲廣西提塘爲人使酒尙氣重然諾道光二十九年其同鄉主事袁某朱某拓飲狎邪家爲緹騎偵迫索貲不與君擊捕者傷獨跳出已復思吾與人同飲獨以力全終不能脫人難他日何面目見吾友迺復入擊傷捕者二人袁朱終文弱不得出君遂以此奪官廣西賊起君回籍從軍每戰必先登陷陣積功復官咸豐二年賊圍桂林守城中礮死

事聞 賜卹蔭

湯君夔傳

湯君夔號小浯晚號浯叟善化人先世以武功顯父官參將君獨與兄蟠弟彝以文學名於時而君稱最十歲卽能

畫山水長益好之遂棄舉子業專攻畫兼習爲古文詩歌製小詞尤工書法唐人而別有逸趣畫始宗一峰道人而參以雲林之峻潔已乃汎濫於唐宋元明各家自華亭而止每得一名蹟必摹寫至數十次日曰吾始求其合繼求其脫合易而脫難脫而能合尤難也少從其先人宦遊復博覽諸大家名蹟目游神會磅礴鬱積蘊於中而發之於手晚年益深造骨理敦厚雲煙變滅其勝處可與宋元名賢分席近代婁水虞山諸君所不屑意也惜老病不能遠遊而先生大人又無有好事者爲之游揚其畫卓然爲嘉道以來一大宗而世竟莫知湖以南有湯活叟其人者可嘅也夫可嘅也夫

論曰道光中湖南有鄧湘皋先生者以古文辭倡導後學搜輯廢墜噓拔單素凡一藝一能獎藉之不遺餘力一時

人士翕然向風劬古服義力矯浮陋之習先生官甯鄉校
官去長沙不百里每至省會卽招集諸名流若沈栗仲道
寬宋于庭翔鳳黃虎癡本驥及湯浯叟諸先生類以發言
成典摛藻垂範詩人則毛青垣國翰楊紫卿季鸞凌荻舟
玉垣李舜卿治畫史則闕雙山嵐陳茹華大椿邵香伯梅
臣李二木林僧聽濤嶼分途奏技室稍隘則於長簷下設
几命坐或徙倚竹石間酒賦琴歌申旦不輟予與家弟筱
樓壽祺嘗與茲會不數十年而飄雲墜葉莫可踪跡至今
思之惘惘如隔世事也浯叟晚年賣畫自給嘗不足於供
遂以窮死叟故峻潔從不與要人子往還空谷無足音誰
復當亂離時賞此畫中邱壑奉千金爲壽者然則叟之早
死非不幸也嗚呼使子以死幸先生卽今之生此世者又
何幸耶

周大勳傳

自道光癸巳至丁未十數年間吾宗以京卿翰林御史同官於朝者凡五人族人大勳獨爲禮部吏願其人寡兀自異無猥譎習稍稍禮接之常以語戇得罪於部郎某一日某欲借他故笞大勳大勳倔強不服其曹勸之曰笞耳何害職事大勳曰吾世家子不肖不自振拔辱爲吏乃更受笞且笞卽何罪吾甯不爲吏矣遂棄去入貲得從九分發廣西時賊事亟其母與妻阻之大勳曰子幾殺賊立功一前曩辱耳卽死賊不愈於牖下死乎奮然往數從戰有功擢縣丞賊竄永安前軍戰失利大勳護軍重後行遇賊軍皆潰大勳獨前搏戰殺賊數人賊怒以長矛叢刺之旣死猶手握佩刀倚壁僵不仆事聞 賜卹如例是役族兄湘漢亦從戰死無官例不得卹大勳號秋臬

書張孝婦

咸豐六年五月賊竄江西道瀏陽之西鄉普積市鄉故多
客戶爲廣東人其男子墾於山梓少把土其婦女則椎髻
跣足治生產作業勤苦過男子孝婦張盛氏者嘉應州產
夫傭耕出未歸翁年七十餘老且鰥病風痺臥牀日久時
寇且迫近村鄰戶皆盡室避去獨孝婦以翁病不忍暫捨
遂閉戶坐待賊賊至斫門入猝翁仆之地以刃摩翁頸索
金日出金吾貸汝不卽飽吾刃翁嚳極而噤不能聲婦旁
跪泣代言無金賊曰無金卽殺若翁若從我行耳婦泣拒
益堅賊怒抽刀迫翁婦急以身覆翁翼之賊乃連斫婦兩
臂肋背左右脛凡數十創從翁臥血泊中死賊棄之去未
幾婦蘇視翁氣息尙屬強扶創曳翁坐牀上久之竟愈已
而婦創亦愈婦時年二十九今三十餘矣尙存邑孝廉李

晴江同年屬予傳其事

史臣曰嗚呼孝婦一田間愚婦人耳生不識忠孝爲何事徒以天性激發忘翁婦之嫌倉卒犯難挺身覆衛叢刃於其身死不悔萬一孝婦生而翁竟死卽何以全孝婦心卽孝婦亦未必能獨生也迺以七十病翁掉賊手不死一婦人廁賊刃數十亦且得活至今鄉里間無不知有張孝婦者嗚呼豈非天哉

思益堂古文卷二

長沙 周壽昌 自菴

甘肅甯靈廳劉忠壯公祠堂碑

咸豐朝粵寇捻寇庚續造亂海內無枚宇時回匪起於秦
未熾也逃同治初兩寇平而回患迺肆湘鄉劉忠壯公初
以廣東陸路提督統湘軍勦捻入關清陝北而陝甘兩地
逆回尙陷靈州公乃由定遠率兵入橋靈夏大薊花馬池
陪下橋大博靈州州城復公更蹙賊於金積堡老巢金積
堡者隸靈州地險而壤沃自古西寇犯邊若西夏河套之
患與宋明相終始卽此地也公屢劄堅壘賊決黃河從上
流灌營幾浸沒公隨法塔禦督攻馬五寨夷其隘忽飛礮
中左脅諸將士昇歸相向哭公曰丈夫死得報 國何
哭爲君等第努力滅賊後輿尸歸卽死不恨矣言訖而瞑

同治九年正月十五日也事聞 天子軫悼 贈太子少保 子諡忠壯 特命公從子今少司馬錦棠接統其軍血戰期月卒擒馬化澂父子劇其心以告公靈而回亂次第就夷相國左恪靖侯入都與余述及公必往復悲歎謂公忠毅敦實喜公功讓能而沈識遠度慮超物表尤能銷患未萌同治七年環慶平涼間爲回所陷北山董福祥張俊李雙梁者皆材武忠傑無能自達糾旅自固公乘間招出之降其眾十七萬餘人而董福祥今爲名將公之殉難金積堡也堡中時聞戈馬聲如潮水怒沸月常數次賊不敢解衣臥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夜半平涼城外大聲震山谷子時徘徊帳中覺有異旋報是日馬逆就擒錦棠從公習軍事好學禮士誠懇無飾而武勇健捷尤出意量外天山積雪繚漫平日烏飛半墮葉落不墜錦棠與番人戰必

身先士卒躡其顛以甞裹身雕擊而上鞞輓而下番人曰
驚心悸驚爲神不戰而伏蓋天生異材也靈州故巖疆予
奏以甯夏水利同知分蒞之改名曰甯靈廳卽其地建祠
祀公兩廡祀殉難諸將校劃荒絕地二百畝充祀產永以
不廢壽昌因思公之生而治兵其地也可以靖一時之亂
公之沒而血食其土也可以靖萬世之亂非但以雲車風
馬盪摩悚惕也其平日篤棊誠摯淪浹旣深勳名之赫赫
又昭徹於聽觀故瞻其廟而效節赴義之意油然而自生
入其庭而震動恪恭慄乎戢其慝志而罔敢渝隕詩曰
假無言時靡有爭又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其赫聲濯靈
以保我後生者獨一時然乎哉祠成左公及錦棠屬壽昌
爲文其碑而聲之以詩詩曰

北倚賀蘭東亘黃河天設茲險巖峻峩峩公之殄戎歸神

於此公之崇祠有秩其祀爰朱其桷爰丹其楹俎豆告虔
暨於百靈黍稷翼翼迄降康年河流渾渾柿澤窮邊生不
私己歿不恤身祠宇干禩用福我民綏此萌隸娛爾童叟
祭社祀先視此敢後公功無儔公業有繼載敷歌詩以永
勿替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 贈太子少保毛文達公神道

碑銘

毛氏故洪洞人明初遷武陟先世習儒以乙科顯自公之
考芾邨先生起家翰林仕至倉場侍郎乃益大其門生兩
男子皆進士公其長也公幼內慧而簡易不飾或疑爲魯
倉場公官京邸友多名德公侍側習聞讜論或從叩經義
必詳審不倦異日覆誥之靡一字遺人始驚爲國器塾師
講易義至姤卦初爻公曰此與坤初爻杜漸防微同意而

慮小人之進尤切至師大奇之時年十四二十一補邑弟子員二十三爲道光己亥舉於鄉癸卯倉場公病癱瘓上章請篤歸公侍親疾年餘不離側與居寢饋時以意消息之無不中親隱手滌械踰不假僕婢倉場公奏廁穢液濺其面公急拭之倉場公已覺慙之而笑曰令汝弟記此事他日表吾墓當入之也乙巳春倉場公病小減命公入都會試成進士入翰林秋卽假歸侍疾終倉場公事庚戌服闋入都授檢討旋官御史升給事中巡視中城勅立保甲水會事至今遵其法其緝獲天津壯役張老謀殺孟六發山西部曹某偪嫁兒妾諸事出人耳目外故街巷間小小冤抑皆欲向赴訴步軍統領某廢弛失望大學士某鄙瑣徇私公露章劾之直聲震輦下他所奏皆中外至計無一進熟語庚申五月 命以順天府府丞加左副都御史銜

督辦河南團練抵汴定條規十二入奏 允行連奉幫辦
巡撫勦匪仍督辦河南團練之 諭連擢順天府府尹太
僕寺卿內閣學士先是粵寇擾東南殆徧河南雖間有擒
寇兵堅將良饒運自給是年頻被焚掠野豬岡之戰大兵
屢敗數亡健將士馬精銳畧盡全省囂動公受事於新敗
後僅以五千人屯歸德窘迫枝梧警告日至因疏陳擒匪
與粵匪情形不同粵匪屯聚勢合擒匪散處勢分其出竄
必先裝旂演劇召客糾各圩匪目定人馬數約日至某處
取齊皆偪近亳州亳州者賊吭也宜命科爾沁親王僧格
林沁統步隊二三萬人東三省馬隊數千人駐亳州城分
所部爲數起更番進擊此歸彼出此出彼歸循環衝突於
各擒賊圩間遇邊馬殲之遇輜重焚之使毫擒無從句結
諸圩聲息不通惴惴然日防勦殺自不能四出竄擾然後

以重兵次第圍勦兼用招撫立可解散不必盡煩兵力僧
營馬隊本多其將弁多材勇上年屯濟甯亳東擒匪多薙
髮逃者今趙浩然數萬眾已爲僧營殲盡乘此進駐亳城
必能制賊死命臣所部五千人尙稱驍勁亦當策往會勦
奏入 上避之後皖捻大創及張洛刑苗沛霖各巨愍以
次就殲實基於此公駐兵杞縣以事往汴同治壬戌正月
皖捻傾巢西出公聞報馳歸聞僧王在許岡貽書請入助
城守時各匪多占民圩樹旂徧野僧營 饑疲公濟之
食疊遣兵總城擊賊連有斬擒賊少退僧營休息數日兵
氣復振公乃督部將成景 傷阿陳文平將學耕等與僧
營合勦連勝破所占民圩殺賊萬餘餘逆宵遁捻氛遂衰
金樓賊圩教首部姚氏楊玉聰者兇悍善戰與王雙樓賊
圩鄰互相結公會合僧營克王雙樓寨五月晦一鼓克金

樓圩殲殄無遺歸德肅清河南全境亦次第戡定時已遷
禮部侍郎調吏部乙丑命回京丙寅調戶部升左都御史
七月擒匪平公疏請勤 聖學崇節儉飭吏治固根本

詔嘉納之升工部尙書庚午五月天津民與法人構釁直
隸總督曾文正公奉 命往遘疾亟公奉 旨往并署三

口通商大臣至津親登夷船侃侃折法人屈服尋回京
上言三口事務簡於五口今五口歸兩江督臣辦理三口

通商不必別設大臣但宜責成直督特頒欽差大臣關防
增海關道一司新鈔兩關稅務 詔從之由是津務海防

全歸直督矣壬申調吏部自咸豐丙辰分校禮闈光緒乙
亥主順天鄉試同治辛未光緒丁丑兩典會試歷年充

殿試讀卷者三 廷試閱卷者十一皆以公明稱公忠慎
勤篤無弛事無虛語上結 朝廷知故始終 眷注無異

自 經筵講官 國史館副總裁 實錄館總裁 武英
殿總裁管理三庫事務教習庶吉士凡要職必 命公而
戊辰 十月有紫禁城騎馬之 命甲戌五月太夫人姜氏
壽八十有扁額如意絀段之 賞乙亥有 穆宗毅皇帝
遺念御用袍袷之頒庚辰以內艱服闋甫入都卽 諭在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辛巳充翰林院掌院學士皆未
補缺也壬午正月以病在告卽枕上拜兵部尙書公彌留
之辰伏枕感泣以未能圖報爲恨不逾時卒二月初九日
也遺疏入 上悼惜 特詔褒卹 贈太子少保 賞陀
羅經被 遣貝勒臨奠 賞其子繩恩員外郎孫慈望舉
人 遣禮部堂官致祭 宣賜祭文諡文達 詔沿途有
司護其喪歸卹終之典渥逾常分生於嘉慶二十二年六
月初四日年六十六公諱和熙字煦初曾祖諱景莨貢生

本生曾祖諱景遂歲貢生 欽賜翰林院檢討祖諱睿邑廩生考諱樹棠嘉慶丁丑進士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自高祖以下贈如倉場公官曾祖以下贈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母姜氏封一品太夫人妻張氏封一品夫人河內嘉慶丁丑進士同知銜山東商河縣知縣諱楷之女也子四長繩慶辛酉拔貢壬戌舉人先公卒次繩武戶部員外郎次繩恩 恩賞員外郎次繩錫女子四長適工部員外郎尉氏劉銘德次適北河候補通判山陽李鼎璜皆先公卒次適輝縣張毓慶次適候選員外郎河內畢登雲孫男一慈望一品廕生 恩賞舉人繩慶出弟亮熙以進士官工部主事卒公篤養其寡妻孤子愛遺孤尤過於所生去夏孤子繩武等扶柩旋里營窆得地於河內之東北明月山今歲癸未卜葬有期繩武乃入都表經造門奉狀稽

顙伏泣階下以納壙之文請子喟然歎曰子四十年同年
生且執友也忍以不文辭且昔嘗爲公銘母墓矣前歲夏
過公坐小池亭上公語次忽謂曰君他日其善爲我銘予
笑曰我長於君數歲旣老且病異日將累君作佳傳何銘
君之爲君聞蹙然亂以他語而罷嗚呼孰知子今日之竟
爲之銘耶乃按狀次第之而銘曰

公昔語我大行之緒沁水之流遠企盤谷近臨百泉竹木
修修我園其間因樹結屋水亭山樓圍對月峰是名印月
翠溼嵐浮行將奉母此焉卜宅樂哉斯邱公後來京吾以
質公語胡不警公則愀然謂時孔棘 宵旰有憂吾儕任
職竭蹶圖濟其曷忍休矧敢耽佚娛我林泉睠我田疇我
偉公語悔量公淺公無我尤體魄所藏名山佳水匪公之
求精爽不昧竭忠祐助或贊諸幽皇天后土鑒公此心以

揭千秋千秋之揭礮石鐫辭蔚乎松楸石則可磨字則可
泐公名永留

例授修職郎候選教諭金公墓誌銘

少時卽聞長老言吾長沙能世世以忠厚聚其族居久不
遷者惟吾邑金氏其先自某公自 國初時宅於邑東北
之朝宗里迄今二百年期功內外親百數十指無析居及
長婚金氏往來其家久見吾外舅宛田先生之厚德篤行
與所以治其家益知所由然也公諱友蘭字宛田長沙人
父諱鳴世邑諸生有名德子四人先生居長少從父課諸
弟讀極攻苦弱冠與弟友于友仁先後同舉博士弟子員
時鴻臚卿羅慎齋先生主講嶽麓督諸生治經學爲古文
詞人材最盛公父子兄弟同時出其門爲高第弟子每試
藝分冠其儕偶時稱人才者尤推金氏一門公旣以學名

於時益泮贈嘉慶丙子舉乙榜爲親老故絕進取以學博
待選於家當事重公名聘請教其子弟性介或因公以私
乞當事者公婉謝去亦終不發人私當事益重公家居尙
敦睦雍肅父子兄弟相勞苦慰問訥訥如也門内外化之
故百數十指同居歷年無勃谿事姻友間有相競者公至
立解或媿爲公知先自解散性篤孝母戴太孺人年八十
餘公侍側作談語述兒時戲事博母歡笑爲樂或時竊爲
太孺人滌浣器已私置故處不敢令太孺人知之卒時泣
命諸子吾死壹無慮獨念不得終吾母事兒輩奉大母加
於吾時死不恨矣以道光壬寅八月十七日卒壽六十有
八九月初三日葬於某原元配熊孺人繼配鍾孺人俱淑
懿以厚德相夫子先公卒子三培善邑庠生均善圻善女
二貞善儀善孫三士思士德士恕壽昌公季女婿也少見

知於公公疾革時握壽昌手泣詔之曰吾且死子幸能文章必有以知吾者壽昌惶懼未敢應越翼日而公卒矣嗚呼慟哉公行宜銘沉重以前命壽昌雖不文忍辭銘惟上則敦惟春則溫而閭其門必昌之於子孫

毛母姜太夫人墓誌銘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月初十日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

四句萬壽時 穆宗毅皇帝承歡錫類前兩日 特諭京

外實任大員老親有年逾八十者爲人瑞宜優賚於是吏

部尙書毛昶熙之母 誥封一品太夫人姜氏首拜 御

書絳幔延暉扁額玉如意大卷江紉八絲段袍袷料之賜

太夫人時年八十有二卽家具命服拜受如禮朝士嘖嘖

歎羨先是壬申歲 毅皇帝大婚禮成太夫人以原任大

臣命婦 恩賞大卷摹本段衣料漢命婦中兩拜 恩賜

未有如毛太夫人者太夫人脩武姜氏 地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諱聯捷之季女幼有賢稱年十六歸原任會場侍郎芾邨公諱樹棠爲繼室值家中落入門卽身任艱瘁得姑歡倉侍公因壹意劬學連擢科第入翰林游躋顯秩祿人較厚太夫人自奉儉素師初不變倉侍公卒而尙書益大其家太夫人持己卑約無加於爲婦時同治丙寅捻賊由秦竄晉下太行窺河朔里堡岌岌郡守令遣輿衛迎入郡太夫人曰吾家一鄉望今寇氛密邇人心不固一搖足則相率遷徙誰與守此若卽此若毀邑城逼近能獨完乎固謝之俄賊大至太夫人亟遣人迎師赴援師集賊果遁堡賴以完其執義審幾多此類自尙書成進士歷官翰林御史每晉一階太夫人必勸以勤舉其職迨奉 命督辦河南團練軍務馳驅累歲不能歸省太夫人則遣人

諭以竭忠報國毋以母老爲念己巳歲就養入都又誠
尚書曰昔戊午北闈在事者多獲譴汝獨幸免咎且邀
顯擢蒙厚恩宜若何感激大臣以進賢備國用爲第一
義汝勉識之故辛未丁丑兩科尚書典春官試得人爲盛
光緒四年五月十八日疾終京邸享壽八十有六疊遇
覃恩誥封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子二長和熙道光乙
亥科舉人乙巳科進士官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次
亮熙咸豐戊午科舉人庚申科進士官工部主事孫七人
曾孫一人女一適某尚書將以光緒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奉母柩祔葬於小原村倉侍公之墓以狀乞銘壽昌竊以
爲古今來閨闈之福至貴壽兼之而極矣然或筭總蕉萃
迷耦乖阻始塞終泰莫償昔苦或毓材不類單丁弱指欲
注無蓄欲振無翼抑或沈鬱重臄肱肱呻喟雖至崇顯無

解拂戾若太夫人之祿養五朝珍幣再錫康享豐樂終娛大年於人世所謂備福者無幾微毫髮之憾此固由得天者厚而所以受茲祐者亦豈尋常旦夕之積耶爰按狀錄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豫州龐衍居天地中大河以北氣勃而隆坤貞道亨爰鍾淑媛太岳之裔生而令善嬪於德門亨萇儒傑受蔭慈嫜炳孝以節大耋備祉神返紫庭如何鄉里北向淚零贈族卹姻拯孤育幼不倦之施繼世難又澤留世述福以歸全佳城同穴蔥鬱豐阡沁水漣淪太行翠峴徽音弗韜永視茲碣

王太夫人鮑氏墓表

太夫人鮑氏善化儒家子少明詩禮事其親以孝稱適於王君載之王故長沙舊族世業儒太夫人之孝於翁姑與

孝於其親無以異也。贈君積學而貧，太夫人不以貧累其夫之學。逮夫亡而子能學，太夫人不以貧累其子之學。無異於其相夫時也。性嚴整，小疾不肯延醫。以其子先謙從學於子，又爲子姪女壻，子習醫且老，故中外常得覓一日。忽問曰：吾兒爲公弟子，其典試雲南，或謂能得士，無遺議，信乎？予告以信，然則喜。乙亥先謙典江西試，歸復問曰：聞江西地大於滇，人文較盛，我子尙能得士，勝昔而且多，寒畯乎？予告之，則要予舉數士以爲信。迨丙子典浙江試，歸問復然，而從無一語及賄贈之隆殺、贊幣之豐儉。其識理道明，大義類如此。自微時至貴盛，無金玉之飾，鄰婦有小兒病，向太夫人借金指環煎藥，迄無以應。徧索之家人，子婦中亦卒無此物也。初苦貧，養給從，適其子稍貴，而太夫人無改其貧。及後，可無極於貧矣。而太夫人之食貧如

故其子雖強奉之而終不肯改以至於沒世宜其子每思之輒痛而不能已也予曰太夫人之志定蓋終身焉耳矣而子之痛有終極耶其封贈世次生卒詳墓誌予特舉所未備者揭諸墓以爲戚郇式并以慰其子焉

瞿夫人殷氏墓表

昔先太夫人常命壽昌曰自吾爲汝家婦聞先姑言婦人勤苦操作百倍於女子時今稍不然矣然猶專主中饋議酒食凡進之舅姑與夫子前者必手治具芼羹滑甘無失味至供祭祀燕賓客尤極精潔不以召廚役所生子女皆自乳哺之縫紉浣濯躬其劬無一煩媪婢近益不然矣或且鄙爲賤役而愁置之汝婦尙能識此義戚黨中則惟有瞿二嫂聞二嫂尤婉順能堪人所不能可敬也瞿二嫂者今翰林侍講學士瞿鴻禨之母殷夫人也夫人幼孤苦無

倚早適瞿工部春陔瞿家貧其姑湯太君性整峻以貧故督婦嚴晚又多病常責婦以紆其鬱夫人委曲將順卒得歡心太翁嗜飲每食非夫人烹飪以進則不甘夫人內調藥餌外奉饌飲宵旦無輟勞連生男子三皆親乳之無所假力于姝適工部君之兄石雲孝廉雖長姒而歸已後不逮事姑聞夫人事於其姑姊妹中歸述之吾家尙流淚也工部君以禮闈下第患目眚自京師歸遂盲廢性素下至是益甚夫人下意扶持微婉周慎使工部君忘其無目之苦洎鴻襪視學河南工部君以盲故不願出游而慮署中無老人治內事則遣夫人獨往學使每按試他部夫人必以公廉勤慎爲勛時豫中大饑命捐廉俸千金以助賑身服故敝如常時其子以請則喻之曰吾資以賑民乏不大愈於華吾身耶以光緒己卯正月初七日卒於河南學使

署其生以嘉慶戊寅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嗚呼夫
人自爲婦及母勤苦操作數十年無一日享其逸而賢稱
溢戚黨至今不衰吾表夫人墓追念先太夫人言而不能
不愀然戚於吾心也鴻穢從子游久由家數千里寄書京
師乞文因并系以銘曰

婦德之全貞靜以法坤而行健以法乾壽逾甲子豈曰不
年子孫繩繩松柏其阡拜其墓者庶讀此碣而永思其賢
三男潛蕃權厝誌銘

潛蕃余之第三子也道光乙巳余官翰林寓京邸五聖菴
乞假歸前夕夢一僧來謁曰公南歸吾將侍公行其明年
正月歸歸而妻金夫人孕十月生男乳名曰珊生吾鄉音
呼若山僧也生而岐嶷爲祖母劉太恭人所鍾愛金恭人
以生之順而得之晚亦愛倍兩兒稍長尤婉曲得母歡母

死毀幾滅性家人以予言諭之始强起方金恭人病危時
濬蕃年已十八李氏欲以所聘婦來歸則泣謂兄姊曰此
何時我何心忍陷我爲不仁耶必我强者我絕之乃止予
時客武昌濬蕃畢母葬後隨兄姊來就予從入京侍予起
居飲食敬慎周至凡予有所命爲之悉當予隱予癖書畫
從旁甲乙輒中肯或故與其姊評騭高下引予笑樂估人
以書畫售者率先減否盡如吾意予或喜則必强其兄瀹
蕃典衣以購之病中得果餌必問予食始肯食予未歸卽
不食以待嗟夫濬蕃生於家予官京師十三年始歸歸不
二年復出游今始獲侍予左右蓋其生二十年矣而父子
相依者曾不五年也悲夫濬蕃志恬退甘淡泊好爲詩必
有一二樂死憂生悲咤不祥語予慮之禁不使爲爲試帖
卽復然居嘗竊謂其姊吾兩兄科第仕宦足繼祖父業吾

讀書奉親數十年後將作方外游其姊稱母遺命切責之大感動發所讀經史溫習之立課程自督治爲制舉文苦思力索從子姪婿王庶常益吾問業益吾亟稱其能予慰勉之益自奮攻苦至丙夜不少休瀕死口誦誦審聽之則誦所常讀書也性慈惡殺恆多蔬食僕婢有過輒隱覆篤愛其兄潤蕃之子阿春春幼好嬉一日逃塾微笞之旋起自責曰此無母之兒吾兄卽又遠別吾何忍督之嚴若是乃摩其頂而泣春亦泣濬蕃乃更大哭不止蓋其痛母之心無一日忘以予故強自抑一觸之卽不可遏也病癘經數醫不瘳有僧善鍼灸使治之數日病良已已復發卽不治將死僧尙強治之僧去遂絕其生死皆以一僧故異已生以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初八日死以同治四年乙丑六月初六日卽以其年月日權厝於京邸之湖廣義園

潛蕃未授室以其有成人之行也泣而爲之銘銘曰
夫誠有由生而胡不遂也生不有其年孰與不生之爲貴
也其孰使之然而祇重吾媿也汝死於茲汝藏於茲歸汝
骨其何時其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悲夫

殤女阿琇壙銘

同治十三年癸酉余行年六十矣繼室張夫人於正月十
五日生一女名之曰阿琇余以老年生女其母艱於育愛
憐特甚女生而善病數危疾余數以術活之旣數月眉目
姣好解言笑頗娛老懷除夕忽暴病逾時化去時其母遭
疾甚險余故不暇拯之於是其母再哭殤子矣嗟夫其生
也予以詩張之以侈子之健而非僅爲女喜也其殤也子
亦以詩悼之憫其母得之之艱而又不育亦非僅爲女悲
也已命僕瘞之於京師之湖廣義園其母亟請爲銘予重

違其意姑銘焉以塞其哀銘曰

生也適然死也忽然而曾不周其年奈何乎其天

節孝周秦氏墓誌銘

吾次兒淪蕃亡之歲其妾秦氏年甫二十今又四年矣而卒殉其夫以死哀哉先是淪蕃之嫡配余氏死不欲續娶而無子吾繼室張夫人謀爲之置妾秦氏者京師人所出微張夫人相其端秀遂爲淪蕃納之時年十四入門導以禮法卽嫻習家人交贊性沈毅微狷急寡言笑媪婢或相諧謔輒肅容莊語以應羣畏而忌之至媪婢有失觸主翁怒必婉言爲解故卒亦免疚惡十七歲舉一子曰阿申予夫婦益愛憐之越三歲淪蕃暴疾卒氏痛絕殉死者屢爲家人覺張夫人勸之曰而翁衰疾慟子憐孫汝何忍增其戚且汝子尙未離乳一綫之延在此汝獨不重念乎則泣

應曰諾退謂僕媪曰吾姑俟大郎婚後吾兒能就塾終畢
吾志耳自是屏賦承顏朝夕問侍倍勤恪去歲戊寅冬十
二月長孫衍齡畢婚事阿申從師授經已一載氏乃減餐
以祈病果病予治之謝不藥強藥之微瘳乃飲冷食鮮以
祈覆病病遂劇棘喉螫膈心悸筋掣喘息不屬狀甚苦然
絕不悔更絕粒飲數日求速死徧拜家人懇懇以慰老親
教幼子爲託伏枕握張夫人手叩泣曰兒不孝不能終兩
大人事轉以稚兒上累罪萬死願兒稱未亡人將五年卽
死晚矣言畢遂暝時光緒五年五月廿六日日加未也傷
哉僕婦某素爲氏所善後聞有佚行嚴斥之不使見或述
某婦再醮輒蹙然曰吾不意一婦人而嫁二夫尚可活於
世者其剛褊類此子按古少有翁銘其子婦者况於子之
妾獨其節行可念其子尙幼不能乞言於人恐久就溷醫

因念王獻之銘乳母歸照甫銘其婢敢援茲例而誌之且
系之銘曰

胡源而泉胡石而堅志殉慮決不樂其年吾德之不足汝
庇兮詎吾文之足汝傳迺賈涕泚筆以綴此銘兮聊以抒
吾痛而旌汝賢汝子孫其繩繩兮庶永護此節孝之阡
王文成公書君子亭記贊爲厲伯符方伯作

希孔絜顏公之業耶超范軼韓公之烈耶作爲文章蘇海
韓潮抒爲翰墨繇札義毫道崇處卑遇屯心泰驛吏非卑
邊城胡害有亭翼然環堵一隅碧鮮茂照君子之居桓桓
方伯與公頡頏千秋手筆一辨心香此一卷中備三不朽
高山景行子孫世守

自題像贊

面兮不必如田頭兮不必能圓有較者其髯有薦者其肩

有筆在手而未必如椽有書在腹而未必其傳相非相兮
此面目我與我兮相周旋笑勛業其看鏡兮卽以是爲吾
之凌煙

題琥兒像贊

嗟顏命之苦短兮惟騫孝之克純效長編於文簡兮助纂
輯於王生符學行於子由兮媿阿翁之非允明天斬汝以
百歲之壽兮或酬汝以千世之令名睹骨象之應圖兮屢
目眴而淚零接儀貌於髣髴兮留以詔汝後之人

祭曾文正公文

春氣積厲天光沈陰雨慘風悽昏鴉噪林噩耗俄傳一柱
天傾哀我元老心摧淚淋嗚呼哀哉死者其身不死其名
死無憾死葆真歸神啟手啟足泰然平生死不忍死功國
福民拯艱幹運勲勲此心昔我遇公童試場屋公旣逾冠

我甫儒服接席聯禮互以文質我奇公賞公疑我析氣誼
許與道兼師友迄歷卅年視初彌厚公之稟道掣程絜朱
融合王陸不峻其剛通天地人是爲大儒公之陳藝班馬
卿雲揖韓抗柳陶冶一鈞經經緯史是爲大文公之謀國
邪閉善陳求賢若渴直諫忘身天下自任是爲大人公之
立功志剛養醇韓范而武郭李而文氣塞兩間是爲大助
凡公志業惇史悉錄史遊野編奚煩累牘所亟不忘公與
約言篤摯沈痛思常盡然公云任大先須無我謀濟於同
力成於果人才我才用不必區我功人功身不必居苟利
社稷豈必我名亂平時泰不爵猶榮公云濟難毋以死辭
一死我畢難豈人貽惟留此身極難備苦人不能謀我盡
救補一息尙存萬死無去竭慮圖全迺盡臣志大臣與國
榮辱共之我名獨榮辱將在誰早作暮思隱忍匡救事乖

願違皆臣之咎過不肯辭心不忍白皎然無汗卒光日月
公學之大公志之堅公德之厚公才之全三代而後篤生
此賢伊呂諸葛庶幾比肩公素稱我足與於文匪惟其文
才則不羣出師我約同濟艱屯捷捷幡幡止棘有蠅中道
遭迴不合以分此係世運人材廢興公乎於我豈有淄澠
卒相視笑舊好益敦嗟我履世舉足輒隘自顧何才絕無
可愛公獨始終心好爲最誇語於稠譽詞在背晚歲尤摯
遠道如對知己得公一死且快前冬危疾公適來京握手
在壘慰語殷殷方虞我訣胡竟公悲天平可贖我生何爲
嗚呼哀哉仲春日五北望南天大星斗墜有聲填咽老臣
戀闕心與日懸大名宇宙浩氣河山再拜進觴侑以此
辭迴腸隕涕非哭其私嗚呼此心惟公知之哀哉尚饗
祭亡室金恭人文

人生百年一夢黃梁先死者之既覺後死者之徒傷結納者三十載遠別者十二霜甫歸家而完聚旋飢驅而傲裝歎江湖之飄泊歷三載而相羊獨何以我行而汝病不能偕我待汝偕行而汝病終不能愈遂致汝死而我不能一歸而面訣徒使我觸念增哀者雖沒世而恨不能忘且我最不能爲君解者謂汝命之賤耶則產於清裔嬪於官門夫忝侍從兒廁冠紳而卒也飯蔬茹糲荆釵布裙曾不得以山河其服朱丹其轂者享一日之殊榮謂汝命之貧耶則代耕數世竊祿全家頽楮共飽賜幣分華而卒也寒天竹倚破屋蘿遮曾不得以穀足千倉牛富千頭者效近世之豪奢謂勤儉之可以葆年耶則縷迹機聲惟汝之勤業薪蔬餽惟汝之儉宜乎守約完真巾幗者英何疾苦之屢歲遂沈疴之永嬰條四十九年之一瞬曾莫享乎修齡謂

慈厚之可以膺福耶則婢媪無言莫如汝慈推解恐後莫
如汝厚宜乎飲和致祥逢吉康寧何以甫來歸而痛傷乾
陰越晚歲而悼背慈嫜逮豕婦之溘逝遂一痛而痼入膏
肓雖然不可解者悼善報之無憑誰其進巫陽而叩九閻
其猶可解者匪全祐於其身將遺澤於子孫抑積修於今
世或種德於他生嗚呼君之大夢則豁然矣而余之尙顛
倒於夢者勞苦困迫坎壈遑遑既憂心於終窶復際時之
艱辛欲戡亂以報國而乏救時之策欲買山以剗迹而傷
飲水之貧顧子季之宣髮兮尙束縛於微名勉兩兒之行
業兮雖靡仕而猶未成稚兒之失母而號咷兮嬌女之繞
膝而伶俜弱孫之幼而無母兮匪依劉其何以爲生恐門
戶之仳偶兮予將攜之北征苦途程之多警兮若履虎尾
而涉春冰道茫茫而心廩廩兮恐九京亦爲我而淚零嗚

呼哀哉薤露君悲驪駒我歌百年須臾爲別幾何雲山遠
望涕泗滂沱千言寫恨萬劫難磨

祭介婦余孺人文

嗚呼各賦者命同盡者年百歲大期誰能脫然疇耄耄而
終泯疇笄總而幸傳彼醜雞與甕蟻日生死乎萬千獨女
子之身沒而名泰者事親之孝與相夫之賢汝生長於閨
闈習耳目於華靡獨處豐而守約躬荆布而卻雕縷勤織
紵於中圭朝絲繡而夕機杼自汝祖母汝父母及中外之
六親無不愛而嘉汝逮來歸爲介婦兮甫半歲而姑亡汝
宵旦以待姑兮手藥茗與羹湯寢苦塊而哀號兮竟婦職
之克當予客遊於鄂州汝從夫以省侍奉輦輓與敦率兮
秩秩然怡怡然亦幽閒之委湍予率汝夫婦以北行兮歷
遠遠而貿暑寒川原旣其屢易兮烽火亦數其驚患每迂

道以避途兮靡一夕之就安汝雍愉以首路兮曾不懼乎
險艱既趨朝以供職兮命家政其汝操米鹽之凌雜兮量
出入其有條恆約躬以厚羣兮甘己瘠而人饒閱三歲而
一致兮殫心力於憂勞予起居之偶失調兮汝輒皇皇其
終夕殷侍問於安否兮不稍消於晷息奉珍藥而羞殊品
兮典簪珥而不惜問有餘而必失兮視聽於形聲之所不
及吾次兒之薄植兮慨性質之未馴汝婉婉以聽從兮慰
予心而調瑟琴夜篝鐙而佐讀兮畫刀尺以答書聲或履
蹈之違軌兮亦規諷之時聞無勃谿以詬誶兮儼莊敬以
如賓小姑之失恃兮汝篤愛若同懷形影之與共兮常嫁
衣之手裁時饋問以不絕兮雖小別而徘徊愛猶子如己
出兮因無母而倍憐自課讀以分甘兮幸教養之兩全惟
汝行之純備兮應獲邀乎天祐胡生雛之不育兮復一病

而遂莫之救匪汝秉造之薄兮予之德乖運蹇有以貽
汝之疾惟予老病之侵尋兮感素髮之蕭騷自吾母之棄
養兮而妻妾兒媳之迭逝者計八年而今五其遺質匪金
石之堅兮其安能歷冰霜而久不凋嗚呼悲哉汝父母之
年俱半百兮祇一女以單生聞惡耗以驚怛兮望遙天而
涕零汝夢中其往訣兮悲俊其曷以爲情尙忍淚而告慰
兮貽汝親以令名聊一觴以奠汝兮庶享此而式歆

祭次兒淪蕃文

嗟乎吾行年六十有二矣計自少壯以至今日所歷艱險
困苦疾病死亡之戚幾不可以悉數終老年拙宦塞久微
通權貳農卿才薄任隆而汝兄既遠宦汝姪甫成童所與
共晨昏娛視聽策公私商著述者惟汝一人是賴何天不
予宥令汝猝遭此短折之凶固薄德之殃汝抑絕數之適

逢嗟夫汝大夢其已覺矣徒使白頭老父顛倒惑亂日悲
苦於夢中雖然汝之死吾不能無疑也汝幼鍾祖慈愛亦
得母憐忽遭傾仆背彎腰拳百端調治僅免殘形終身羸
弱瘵伏其根汝宜死然汝因疾倍慎動若履冰翦欲斷愛
服餌時營前帶軍練分防海濱策騎馳騁筋力能勝疑可
以不死汝聞過能喜斥惡輒嚴弟兄師友勵善繩愆借其
過直不啗於言幸止面諍退無疚心剛不容物激則忤人
受訓常悔終未能純汝宜死然汝敬叔愛兄視姪如兒侍
我膝下婉若嬰媿我意甫起汝則迎之我事未就汝則成
之暮金助卻不以塵縉義舉贊成不以窶辭厚賜族姻慨
恤孤接急友之難餐義若飴我免誓責皆汝之爲疑可以
不死汝習經史苦志鑽研一字未安一語未全輟寢忘餐
氣竭神癩蘭香自焚膏明自煎汝宜死然汝肆無泛駕精

能析理萬斛源泉宜行宜止餘事作書力頗透紙文有於
終筆具首尾疑可以不死獨汝痼疾終生糾纏數邁沈病
醫汝僅全外強中乾氣脈不聯危波屢撼金石猶穿薄棉
如汝安永其年起居旦夕時汝心懸孰知夫疑者無可疑
而信者則竟然矣嗚呼哀哉汝之死也名公巨卿與子厚
者皆聞汝賢陪子而弔汝汝交友悉賢士大夫悉失聲痛
汝一門兄弟侍側者無不握手悲汝汝繼母念汝之篤孝
汝姊念汝之摯愛皆撫牀而慟汝汝兄宦蜀中汝筱樓叔
宦鄂省汝藹春叔宦汴梁常稱汝才賢聞此惡耗宜如何
北望而哀汝汝兒雖幼猶有老父率汝姪殮汝以殯汝汝
詩文集吾將刊以慰汝汝助汝次姊夫王益吾成 本朝
掌故書數百卷亦將梓行以傳汝回憶汝二十四歲一病
沈篤吾幾無術以活汝天於意外益汝算九年始得博一

科以榮汝生一子以續汝卽昨大汗而逝無疾以苦汝今
之死若可無恨矣獨恨汝父進無暢志退無息陬從此出
亦愁入亦愁門戶凌雜誰代而謀圖籍書畫誰校而警興
居食息誰逸而休疾痛疴癢誰治而瘳情牽長子薄宦於
數千里之外腸斷孤幃嫻弱飲泣之啾啾心寸割其如碎
淚雙枯而仍流已矣哉四時冰雪兮不春而秋一身桎梏
兮不拘而囚形與影其相弔身與世其安籌汝有靈而不
昧將爲我痛倒於九幽嗚呼哀哉尙饗

次兒淪蕃哀辭

嗟夫自吾有此兒而始知爲人父之樂也吾甲子歲服闋
趨朝兒隨侍自沿道寇賊波濤之險惡泊入都珠桂質貸
之窘乏穴散讒慝之撓挫顛折命蹇遇乖憂積憤盈無所
於告兒窮智絕慮營護周至凡可以肩吾累而弛吾力者

不惜傾身以圖之卒使吾陟危而坦履屯而泰而吾遂忘
吾之艱且蹶也吾五十七病頸疽者四月六十一病瘧者
兩月胥瀕於殆兒昕夕調衛醫禱百竭手摩口吮親執槭
審察色辨臭忘悴忘穢藥必嘗而進食必咨而供予或稍
寐靡之退席則兒已侍吾側計吾前後病歷半載兒曾未
須臾安於其室素不信禱嗣至是乃手胝額腫逾久始復
而吾遂忘吾之病且憊也吾奉母諱後嫡妻死兩妾死第
三子死長次婦相繼死幼子幼女死兩老僕兩婢子死天
日閉塞恨填塹躓搔首捫心迴絕人趣兒哀禮交致誠信
無悔迺復割痛制淚茹苦作達時於吾前百端開解間招
親友雅遊詩約藉豁幽抱使吾戚而無疚於心悲而不損
其神而吾亦幾忘吾之死亡之慘之至於斯也兒十年來
讀書外簡酬應專以悅親爲事一日之內誠煥間涼窺飢

探渴靡停念靡歧慮靡倦色子嗜古書畫或心藏而力阻
者未幾燦然陳吾几席間蓋兒已竭而致之不吾告也經
史疑室間詢之輒破癩洞窟超出意表及論時事艱棘悉
原其理亂條其利害究其成敗億而中者恆八九故父子
秉燭談每終夕不倦或有勸之仕者則謝曰吾侍吾親色
笑論文字稽古策今誠不願以千金易此一息也何仕爲
吾不意人間父子之樂無以加至於如此也形聲所無者
兒視聽及之乃至視聽所不及者兒不視聽亦及之吾不
知古稱純孝者何似而吾兒乃能若茲耶悲夫痛哉思此
十餘年之樂卽異日之不樂而哀者有終極耶悲夫痛哉
兄名淪蕃小名虎卽字琥生以邑諸生舉同治庚午科京
兆試生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元年
六月二十七日年三十三配余氏先卒子衍祐尙幼其妾

秦出也其學行出處詳王益吾宮允所爲墓誌銘予不復
述惟述兒之所以樂吾者以抒吾哀而已乃重爲之辭曰
幼蘊其慧壯養其邃力古之劬致躬之瘁謂彼蒼之無意
兮胡生而異乎其類嗟夫嗟夫異而生之猝而死之孰則
主之其或使之彼顏短而冉疾兮曾重慨乎昔賢或援古
以慰予兮轉椎心而益誓天主之而材汝兮予使之而不
年彪勛名而炳文采兮每至行之匪敦紛獨泮視乎萬有
兮孺子慕以終其身昔視此若醜夷兮今回溯其疇倫景
孝哉之一歎兮言無間乎疏親語繁心亂而不可已兮聊
隕涕悉書以詔吾後人